

QIAODONGLI

乔东黎

也说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

古人曰：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说说容易，其实很难做到，只是一种追求。余别有一说：古时读万卷书易，行万里路难，今则反之，科技进步之故也。古时简牍之书，字写在竹条木条上，体积庞大，即使是蝇头小楷，让牛满身流汗拉得一车，又能有多少万字数？后来由简到帛，由帛到纸，同等重量载体上容纳之字数逐步递增。

现今一本书，动辄十几万字，换成简牍，真可充栋。同样是读一卷书，简本、帛本和纸本，所费之日大不相同矣。读一车简帛书所用时间，恐怕只能用来读不多几本纸本书。故曰，古时读万卷书未为难事，今日读万卷书谈何容易也。而古时行路最难。老牛破车，舟楫风帆，行行重行行。即使骐骥能跃，岂真每日千里？而今高速高架，动车高铁，银燕凌空，一日万里。故曰，古时行万里路真不容易，今日行万里路小菜一碟也。

由“行万里路”想到两个舍身求法者，法显和玄奘。一个东晋人，一个唐朝人，相差两百多年。都是高僧，都是从长安到天竺取经，都跑了几万里路，都跑了十几年，都跑了好多国家，都带回了大量佛经，

都留下了一部杰作，法显《佛国记》，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。然后“待遇”大不一样，玄奘显赫，法显不显，玄奘热闹，法显寂寞。《大唐西域记》有多种版本，大学问家季羨林详为作注，《佛国记》不易觅得，鲜为人知。古有《西游记》，借玄奘塑唐僧，家喻户晓；今有《玄奘之路》，洋洋十二集纪录片，浓墨重彩颂玄奘。

又想到两个地理文学家，王士性和徐霞客，都是“行万里路”者，都是明朝人，王出生早徐四十年。徐霞客都知道，王士性都陌生。王字恒叔，号太初，又号元白道人，浙江临海人。万历五年进士，在两京和许多地方做过官。喜游历，除福建外，足迹遍及当时两京十二省。著有《五岳游草》十二卷、《广游志》二卷和《广志绎》五卷。后一种为晚年地理学笔记，于前两种外，追绎旧闻，亲身经历，实地考察，有思想，有资料，游记笔法，不亚霞客。余以之配霞客游记，称游记文学双璧。然四百年来遭遇冷落，几不为人所知，近年中华书局出有点校本，含《五岳游草》。

宋《王直方诗话》曰：“信乎不读万卷书，不行万里路，不可看老杜诗”，该是二句出处，宋刘彝《画旨》中亦有类似之说。不知王刘二人生年孰先孰后，待考。

QISHIBING

齐士兵

若您有灵，请到父亲梦里来！

过了耄耋之龄的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因为疼痛而呻吟，她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，并医生告诉我们，母亲最多熬不过两个月时光。

虽然父亲并不知道母亲到底得了啥病，但白发苍苍的他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。随着病情恶化，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时而疼痛呻吟，时而休克昏睡，父亲更加坐卧不宁。父亲像一头受伤的老牛，常常一个人窝在医院走廊的板凳上，低沉地吟唱着《红娘戏张生》。父亲有副好嗓子，母亲最爱父亲唱古戏。年轻的时候，母亲高度近视，行动不方便，父亲就将在戏园里学到的新词新曲带回家唱给母亲听。

在那个文化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，唱戏听曲给父母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。母亲常说：假若父亲年轻几十岁，很有可能成为梨园里的“中国好声音”啊！躺在病床上的母亲，每每听到父亲的唱腔，情绪总会稍稍地稳定下来，就连呻吟也渐缓了许多。

母亲十六岁嫁给了父亲。成家后，年轻时的父亲，在外地工作，母亲操持家务，孝敬公婆。父亲在家中是长子，母亲以长子长媳之尊位，痴心呵护家门家风，全

力支撑起整个家庭。父母一生孕育六子，艰难的岁月，母亲更是省吃俭用，一边打零工，一边用心庇护六个子女成长，终将六个子女送上不同的工作岗位。

清醒的时候，母亲似乎明白自己将要离开，于是不分昼夜里说起往事。

“哎！说一千道一万，你们兄妹六个个个都成了家、立了业，孩子们被教育得走上正道，我也没什么好操心的。唯独你们的父亲，性格固执、说话生硬，容易得罪人，他可是个好人呀，一生中，可没给儿女们丢过脸，你们可要理解他啊！”每次说到父亲，母亲总是恋恋不舍。

今年六月初九上午母亲终于停止了在人世间艰难的跋涉，合上了那双慈爱的双眼，舍下了她所有的亲人和长期相守的老伴，静静地走了。

“五七”那天，我们兄妹几人，依偎在父亲身边，回忆母亲在世时的光阴。父亲一言不发，听到大家不约而同地谈论经常在梦中见到母亲时，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哎，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们的母亲，可她为何就不托个梦给我呢？”

亲爱的母亲，若你在天有灵，去父亲的梦里吧，告诉他，好好活着。

JIGUODONG

计国栋

弯下腰时的颤音

与朋友们叙谈起子女的教育问题，许多人都是长吁短叹，现在的孩子——特别是独生子女，教育起来非常困难；他们讲吃喝、讲排场，感情脆弱，贪图享受，根本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最主要的缺点是自私，在他们的眼中只有他们自己，连上帝也不能干扰他们的“自我”。

我的爸爸、妈妈、岳父、岳母十分疼爱我的儿子，但是我绝对不能让儿子因为大人的溺爱而自以为是，我利用一切条件教育他感受亲情、知恩图报，对社会、对别人富有爱心、同情心和奉献精神，长大后成为一个能撑起一片蓝天的男子汉。

带着儿子到阜阳文峰公园游玩。美丽的景色，可爱的动物，逗得儿子笑容满面，对于他这个十岁的年龄，正是长身体、长见识、长智慧的时候。

走出公园，我们被歌声吸引，原来是一个失去右腿的残疾人，坐在地上，握着话筒，随着身旁的小音箱，深情地唱着一首首感人的歌曲。有人对着地上的盘子扔去一个一元硬币，硬币正好落在盘子

里，发出“咣当”的声音；儿子仰脸望着我，我给他一个一元硬币，他快步走上前，照着盘子扔过去，硬币“啪”的一声落到地上，儿子脸红红地跑了回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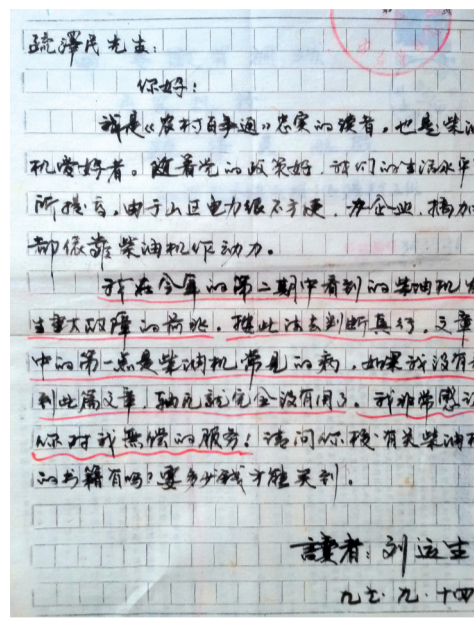
我拉着儿子的手坐到马路边，给他讲一个故事：二战时的将军麦克马赛保持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作风，坚持步行上下班。路过广场前面的十字路口，总有一个二战的老兵在那里用卖铅笔的方式在乞讨，每次麦克马赛都丢去一美元，而他每次总看到老兵的脸上表现出庄严肃穆的神情——像战斗打响前的瞬间。终于有一次，在投去一美元准备离去时，他幡然醒悟，立即弯腰拿了几根铅笔，友善地说：“这是你应得的。”老兵的脸上第一次绽开了笑容，激动地连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儿子闪着幽深的大眼睛，望着远方，若有所思；我把一个硬币递到他眼前，他接过硬币，站起来，缓缓走到盘子前，弯下腰慎重地将一元的硬币轻轻地放进盘子里，就在那一刻，奇怪的事发生了——歌声戛然而止，话筒里传来一声声感动的颤音：“谢谢你！小朋友。”“谢谢你！小朋友。”

SHUZEMIN

疏泽民

纸上青春



搬家时整理旧物，在书橱一角发现用丝带捆扎的一摞书信。拆开一看，是二十多年前在基层工作时，省内外农民朋友的来信，足足有三百来封。

1984年毕业分配工作时，我主动要求下基层。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十年，帮助农机手修理了数百台农具，积累了农机故障诊断和排除经验。业余时间，我把这些经验编写成科普文章，发表在《农业机械》、《中国农机安全报》、《农村百事通》等报刊上。同时，针对报刊上机手的提问，开出“药方”，在报上刊登解答。见我的答复对症下药，针对性和实用性强，很快，读者来信便如雪片般飞来。

这些书信，大多是针对农机故障的求医问诊，我基本上都逐一写信回复。与读者交流互动，既帮助了机手，也丰富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。印象最深的，是一位甘肃的机手，说自己的风冷柴油机老是出现飞车故障，找人修过几次，都没修好。我写信给他支招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。后来我跑到旧农机拆解市场找来一台同型号的柴油机，肢解得七零八落，才找到症结所在。原来是气缸盖上的负压通气孔过大，导致机油被吸入气缸参与燃烧。找到病因并告知对方，对方按照我介绍的方法，将一截铁钉斩断嵌入负压孔，缩小孔径后，故障立即排除。若不是这位机手的来信，我还不知道这类机型在制造中存在的缺陷。

回复读者来信，耗费了我大量精力，但心里却是乐滋滋的。那时还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，主要靠书信。这些书信，除台湾、西藏之外，国内其他省份的都有，信封、信纸五花八门，字迹或清秀，或拙朴，但都很工整。透过这些字迹，似能看到写信人渴望的眼神和翘首以盼的心情。接到来信，我立即提笔，自掏腰包，贴足邮票，按原址寄出去。几年下来，信件收到了数百封，也寄出了数百封。

从青春年少到三十而立，在基层工作的那些年，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。最美的时光，献给农机事业，献给本地和外地机手，献给天南海北的农民朋友，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，我的心里虽苦犹甜。因为专心钻研，因为甘于奉献，那些年，我多次被评为全国十佳农机秀才和农机科普工作者，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啊。

现在，再次拾起这一摞厚实的信件，犹如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青春岁月，触摸时代脉搏，重温纸上阳光，眼前已是亮堂堂的一片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沧海桑田，岁月更替。总有一件事，让您至今难忘；总有一件事您亲身经历，一直有述说的冲动；或者，会有一件事，改变了您的命运……本版专门为有故事的您开辟，欢迎赐稿！另有个别作者通联不详，没收到稿费的作者，麻烦联系电子邮箱为：478702039@qq.com，奉寄稿酬！